

文學無用嗎？

余創豪 [chonghoyu@gmail.com](mailto:chonghoyu@gmail.com)



最近我去台灣進行一個研究項目，我抓住了這個機會，順道參觀了設在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。年輕時我很喜歡閱讀台灣文學作品，在進入博物館之前，下面的名字在我的腦海裡浮現出來：白先勇、余光中、琦君、黃春明、王尚義、張愛玲、張曉風、席慕容、林清玄、張系國……等等，但是，當我走完整個博物館之後，這些

名字都不見影蹤，博物館的展覽中只有朱西甯是外省文學家，該博物館將重點放在本土文學，而不是漢語文學。當你看到以下作者的名字時，你可能會以為這些書都是外國人寫的：游霸王·撓給赫之【泰雅的故事】、娃利·斯諾干的【泰雅腳蹤】、阿道·巴辣夫之【彌伊禮信的頭一天】、拉黑子·達立夫的【混濁】，其實這些作者來自台灣各個原住民部落。

除了介紹原住民作家外，這博物館還花費了大量空間去展示客家和台語的作品，下面是客家詩人邱一帆寫的幾句詩：「天公恬恬仔落下，慈悲個目汁，佇台灣個地泥面，毋知你還記得無……」此外，館內還羅列了不少民謠，因為博物館認民歌是民間文學的重要部分，民謠有一份純真美和迷人的親切感，以下是其中一首收集的民歌，其名字是【討海歌】：「罔仔惦細漢唔過好，大漢要跟人出頭，父母跟子唔計較，討海給子目屎流……」

這種尊重當地語言的態度是十分難能可貴的。我在香港上小學的時候，偶爾在文章中寫下廣東話，但老師一定會刪除這些語句，因為一般人都認為廣東話是粗俗的。雖然有一些香港作者用粵語撰寫文章，例如【明報】專欄作家三蘇，但他的散文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「怪論」。當時有人問：「為什麼我們不能用本地方言去表達本土文化的特質呢？若香港人寫『寂寞梧桐，深夜鎖清秋』、『寒梅傲雪』，這是荒謬絕倫的，因為香港根本沒有梧桐樹，也不會下雪！」不幸的是，這類聲音一直被忽略，所以我很佩服國立台灣文學館的開明態度。

其實，不論是展示漢語文學還是鄉土文學，文學館的存在本身已是驚人的！我遊覽過很多國家的博物館，但這是我破題兒第一遭造訪一間文學博物館。美國有許多博覽館，但以我所知，目前美國仍沒有文學館，在二零一零年一群熱心人試圖建立美國文學博物館，但它仍處於開發階段。



文學館的建立反映了台灣人如何尊重文學。

筆者年輕的時候，很多香港人都瞧看不起中國語言和文學。在英國殖民地政府統治下，大多數香港中學都是英語學校，中文學校只是鳳毛麟角。在升中前我的小學老師告訴我：「你的強項是中國文學，你最好就讀一所中文中學。」但是我的父親堅持讀中文是無用的，最後我選擇了英文中學，這是一場扭曲個性的噩夢。當時學生升上高中便需要在文科和理科之間做出選擇，社會上流行的觀點是：理科優於文科，文科是給女生讀的，有大志的男兒要讀理科，中國文學不能有助香港的經濟發展。

在大學的頭兩年我完成了通識教育，跟著要選擇主修，當時我想選中文系，於是我向大學的課程主任尋求諮詢，但他告訴我：「讀中國文學是無用的，你不會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。」

後來我去美國繼續深造，轉輾間修讀了心理學、統計學……。我在美國認識了很多台灣朋友，我發現，無論專業是什麼，許多台灣人都喜歡閱讀文學作品，而且寫作能力非常好。有趣的是，這愛好文學的氛圍沒有損害台灣的經濟和科技進步，令台灣「香過糯米飯」，事實上，台灣的經濟發展並不遜色於香港，而台灣的科技甚至遠遠領先於香港。

國立台灣文學館體現了台灣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：它是一個尊重文學的文化，它也是一個尊重本土文學的多樣化社會。

2014.6.20